

野
客
叢
書

宋王楙撰

第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宋 王楙撰

野客叢書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野客叢書提要

宋王楙撰凡三十卷關於典籍之異同分析具載指掌釐然足為稽攷之助惟援據既繁偶爾舛誤勢不能免如作盤中詩者為傅玄等固不必曲為之諱自餘則微引精核與夢溪筆談亦如駢有靳矣未有野老紀聞一卷仿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之例不知伐檀集為它人所附與楙所自附者究有區別楙悍然出此不免貽譏清議耳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表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并畫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為舉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為之竄易轉烏為烏
史筆外論以竢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書於儀真郡齋之平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卷一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畧於節義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未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箱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決獄事

王章孔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瓚誤引事

汲黯遜周陽由

雋不疑劉德

卷二

楊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卑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殷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邇遊聽

卷三

論語點句

歐公論駟虞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束緼還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宰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己

周顛處曖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楊胡有後

漢奉行故事之弊

晉史舛誤

班馬史文

卷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張輔妄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親政事

荆軻

爰盜密害鼂錯

田叔善導驕主

尚書牴牾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譏恭顯

蕭疏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卯論孔明

穆生鄒陽

石顯諧望之

漢貴薦賢

卷五

唐人言牡丹

玉藥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葱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綠沉槍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翔湜待退之之異

卷六

荆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標桃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纂

攜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義儀同音

三傳不同

文人遞相祖述

噴嚏

古語推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饀字

卷七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錫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喻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撐犁事

豹文彪鼠

紫荷囊

五技之鼠有二

鷹犬喻人

陳平用張辟疆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割名割炙

唐壞麻事

蕭張封地

地理說外

鞅挾三術

三公詩句

卷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老歸周

蒼茫作上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烏已已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嵇康集

東道主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卷九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粟鬢絲

禹錫平淮詩

子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髯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卷十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之辛

名字相沿

太上皇名

文王之圓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掄玄佚事

夜雨對床

員貢二書

千里蓴羹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凍春

並食天廚

卷十一

郭解劇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師古注青紫

米價貴賤

二公言時政

魏證蒯通

壺關三老

古者金價

少翁致神

朝請

字人之官

正五九到官

漢諸君末年

借書一鴟

丁晉公治第

班范議論

汲冢書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數

重三

喉脣喉吻

王建龔杜意

卷十二

酈生事不同

史記簡畧

漢獄吏不恤

經怪二字

披霧睹天

痛消二義

公門有公

王延扣冰

江淹儼古

王介詩

藥欄

如律令

間八袞

古人引用經子語

誅全甲

稱翁姑為官家

男人傅粉

二公侍宦官

卧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卷十三

解經忌穿鑿

晉王氏數派

二書一意

陳遵投轄

阿買

士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夷亭之讖

書詞輕重

新莽威斗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游士持書干謁

王勃等語

二史下即字

大人

晉官品占田

卷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賈島事眾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荀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櫻桃無香

天開圖畫記

端午

承准字

徐忻詩

卷十五

富公奉使語

逍遙谿愚谿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行狀不宣等語

設法

賤庶出之子

泰夫人

螟蛉

禁中起居注

唐時揚州通州

千秋一日九遷

蕭何留守

歸去來辭語

人生何須

衙牙二字

奏記禮重

致仕官祿

雌霓

曾子之書

臺笠緇撮

不可為已甚

酒分聖賢

卷十六

亭長

上巳祓除

女子長跪

漢唐俸祿

致敬宰相母

黃鳥嚶嚶

螿娘捕蟬

廣陵

旄頭罩網

香橙

板輿

以珠為名

相如大人賦

大節七日假

撥刺乖刺

男子稱寡

馭娑承明

隨筆議論

七發客難

古之媵者

退之毛穎傳

相承疊用數語

卷十七

賀知章上昇

樂名詩

鳥名詩

昏字

善學柳下惠

後世珠少

過與不及

用管蘇事

漢碑疑字

潘安仁言過逃字

崖蜜

原道中語

一杯土事

羅珣事

北固懷古詩

木易非姓楊字

東修

語益精明

二李詩

福不盈眦

古人名詩

一句中對偶

作文受謝

周孔醒醉

銀甕酒庫

卷十八

漢人釋經

何武言誤

漢臣僕衣皂白

大人尊稱

萬機

魏表非誤

漢人用事

儼婦人以其倫

東漢注

楊牧二子

漢人作字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碑陰

唐書故事疎齒

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王胡之字

薛戎事

姚泓徐敬業

孔門十哲

興雨祈祈

子美梭拂詩

李白事說者不一

五更轉

卷十九

詩識

詩句相近

白蛾蔽日

賤子具陳

杜詩合古意

司字作去聲

白用杜句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李杜詩意

靈運得句

顏延年五君詠

展江亭語

著鞭聒耳

李習之為鄭州

此陛下家事

化鶴二事

顛倒用事

韓退之文章

拗句格

避高祖諱

以鳥對僧

卷二十

規倣古詩意

魯直茶糜詩

杏花雨

詒厥友于等語

河間傳意

少游斜陽暮

珊瑚舂黃糜

胡廣子孫

殍飴二字

北固甘羅

人物名字不同

參軍簿尉

卽官令史

詩中重押韻

餘糧樓畝

魯直玉花驄詩

杜撰

謝玄暉詩

詞句祖古人意

鷹鷂史傳不聞

卷二十一

方言序

一丁字

詩家用明光事

車作居音

字文增減

蘭茶二種

魯直漁父詞

望雲懷鄉

鸞栖枳棘

枇繆皮傳

杜詩言荔枝

蕭華傳

溫庭筠

董仲舒公孫弘

張良有後

食酒

麻胡

傳說刑人

誤以翟公為方進

卷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先醒

儒人不作釋氏語

古詩香字

鄭氏詩箋

陳胡二公評詩

楊妃轍事

以蒲為脯

鼻祖耳孫

侯霸員半千宋璟

陳元方事

漢人規戒

呼吸古人名字

符符二姓

鳳尾虎頭

蘇州

陸士衡

大唐唐國二錢

解菜

二迹

麵以斤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卷二十三

古者拜禮

骨利幹日出

蒼頭稱將軍

漢人稱謂

咄嗟

唐人用一麾事

金釵十二

陳簡齋詩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如臯事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用計魁梧

集注坡詩

韓杜詩意

松江詩話

楓橋

詩品所載

地名語詒

驚匹蠅三事

絕交論

古人博識

卷二十四

歐陽公詞意

二花睡足

五言協律

赤令與中丞分道

以鄙語入詩中用

杜詩言沈宋

間平等語

借對

阿房宮賦

蝶粉蜂黃

用事相等

以物性喻人

東坡水調

薦疏稱字與年

無恙無他

楊妃竊笛

張祐經涉十一朝

東坡卜算子

在人賢識其大

古人句法

葺輯

大小言作

饑食榆皮

烏龍黃耳

楊白花

卷二十五

鸞鳳萬舉

劉穆之

夏商鑄錢

王褒碑

文士言數目

續釋常談

齊己詩

不用南人為相

古人對偶

詩人斷句入他意

晉惟尉用一印

賈趙二后

諡文與正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詞

利益後嗣

文帝薄葬

左右丞相

元二之災

漢嫁娶喪葬過制

郭璞先知

掖庭收養曾孫

魏其侯傳

史文因誤

卷二十六

隸釋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十萬橫行

錄尚書事

烏頭白

漢人用積薪事

長安浩穰

烏鬼

唐言金印

唐袍服用花綾

孟嘗非諡

野航

半夜鐘

宣帝之致良吏

丹陽有數處

劉夢得烏衣巷詩

釋乳母之過

五松事

盤谷序

宮殿

報羅二說

卷二十七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忠孝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人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官之制

省中畫壁

醉翁亭記

嵇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卷二十八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道士驚羣

退之注論語

三叟百餘歲

呼物之音

湖日蕩船

筆架沾雨

太公之年

唐人一詩見兩處

郡守左符

禍福不相遠

諒闇登遐

事有定數

禽經

古今之學

慨慷等語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盧氏四世

唐書用媒鳩字

卷二十九

後宮嬪御

檄楚相文

石頭石城西塞

五言詩

鷓冠子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杜詩用玉盤二字

挽河洗兵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俗語有所自

白鷗波浩蕩

東坡賞花詩

棠陰蠻榼

功參微管

不磷不緇

續釋常談

養鷹化鳳

唐突

青溪一曲製一弄

前輩與叔手帖

集靈宮

卷三十

古本漢書

貓鬼

邊韶晝眠

王播入相

麋鹿性異

聘后金數

畫龍

得一順天錢

其唯聖人乎

白樸

健兒跋扈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八珍

角里

小名犬子

僮約香方

以點心為小食

民應如蘭

五總龜九齡

火浣布

足寒傷心

劉琨盧湛贈答詩

附錄

野老紀聞

王先生壙銘

宋 長洲王楙著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獮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為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語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畧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畧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畧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吾人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陸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陸露而有陸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鏤鄒為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

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為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論。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為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己。為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歷齊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

謂絲竹管絃亦重秘。僕謂不然。絲竹莞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為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僕後觀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為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為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為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羽大敗。勢甚急。踐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祖之上。赫欲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

其情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為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並坐。盎前引而卻之。鄧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涸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涸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蚺蜺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褒。刀從東箱上。鼂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多用竹。

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竝從序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八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

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守。即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為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及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

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為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佖。侗。正倫。鴻。漸。遲。是也。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閭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口口口。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捨道旁兒。養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是吾子。乙怒。殺甲。二十。以乙本

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秦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面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為家門累者。不為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翺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
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
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杖冬遺無
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
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
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証服郡
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前漢書
所載治獄陰陽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
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
燕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為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

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故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故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妪謂比干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為不淺矣前書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湯同事當時寃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為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罌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案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酒甕非餅罌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避周陽由

甯成傳未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

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賁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為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避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災手災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摘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宋 長洲王楙著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匡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間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上。為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為國息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

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闕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逾薛大夫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為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畧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與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勦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東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東注東竝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東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東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東下脫一政字東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東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東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綉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為廷尉。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為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為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敦敘。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益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逸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邊。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竝合呼邊。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遠。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見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

其先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竝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印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次

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為此語。蓋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王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

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饑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咨讀為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為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

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遣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為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

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為執虎子至唐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為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位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為外諸侯為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為外而以親附百姓為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為必然者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為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庚翼貽書勉為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為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殷浩當時不肯出任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畧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歟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處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關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胷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為悲戚讐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也且殷浩一股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偽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殷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為浩遂指以

為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寧輩。豈能望其鬚鬢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為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殷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為殷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畧傳不得而考也。褒為貧。沉為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為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為私乎。

率適逃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適者踵武。逃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逃。漢書嚴安書曰。合

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通迭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摠表迭聽前事沈約啟迭聽所未書

宋 長洲王楙著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駟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駟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駟乃文王之圃而虞者圃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駟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圃駟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駟虞也則是駟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駟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園林氏之駟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駟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駟虞見以駟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

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駱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依軍費。置肆

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膠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醉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錫粘蓋杓。曰宜城酒似飴。曰黏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耶。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膠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膠甜似蜜。

峽魚美可繪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義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東縕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東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東縕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媪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友及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善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顏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蘖之際

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為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禘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眾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為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

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己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使行義之豪傑耳。觀翱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翱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

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顓竟至死。尊後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歎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顓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顓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尊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顓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况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顓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
諸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
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聳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
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
得。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誨。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稱
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
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郎陵
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死從
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
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
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
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

亦大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為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敕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俱徵，遂遯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東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陞，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普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佷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程於此不為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故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如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者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臬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肯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為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為怪是可不為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

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竝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兪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議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為舛而認以為正文。如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何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為譙何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窟渾。漢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為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宋 長洲王楙著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願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叙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

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量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嘔血而死，周虓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即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為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為周虓，無為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聞

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僮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邑之徒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攬萬幾。屬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避。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盜密害鼂錯

爰盜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問者。蓋欲以錯惡密啟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盜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為上客。而請問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盜日夜從史之故。奈何帝為錯言先。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盜有以誤之乎。盜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為。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盜薦上。上召見盜。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盜又請問。而錯竟不能免矣。盜之請問。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為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盜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盜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盜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為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禍而為福。反惡而為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為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為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從火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抵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抵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數字

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自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曰，而揚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曰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挂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為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耶。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賊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為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為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為元帝傳。與石顯為仇。貪位不去。卒為石顯所陷。疏廣亦為元帝傳。與許伯為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益熟察其為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若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蓋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寒感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凡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殺組杖。豈慮有德色。母取瓢。挽箕。慮

立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跣婦姑不相悅則反脅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王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偽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遇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使劉璋暗弱之敵不無振作不應刻剝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為醴蓋託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腊肉不至不執筮而行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舉意益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任吳數進

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諧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諧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諧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護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宋長洲王楙著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為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為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澤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群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與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為證也。閻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揚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

已後始擬如沈宋元白之流寂無爲作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藥花

谷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藥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巨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藥花詩云玉藥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觀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藥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藥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藥卽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藥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詒蔡寬夫詩詒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

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甸漑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闕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孽虜庾儵。傅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矣。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羅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誌謂敬字左訖力反右音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
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宰相時所嗤鄙其
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
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天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
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為苟
且之苟字明矣

顧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顧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
對曰臣姓顧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
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為馮唐用如
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
疎卜式尚少童馮唐揚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
論曰賈大夫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揚烟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事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顧

駟事為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為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為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範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合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月一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

百日而後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卧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如隋文帝賜張翥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卧於苔為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為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卧於苔為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尤為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玉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門廣州作綠沉屏風石重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為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為竹見亦未廣前此

鄭概詩嘗曰亭亭疏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益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言卧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為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辨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辨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角反耶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踞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以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為有驗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原碑曰不遇興時鬱蹙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挂猿臂之將軍揚蟠詩曰仲父嘗三遂將軍老數奇此乃為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為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鞭玉勒繡螭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為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緗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黃朝英引北史燕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暉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

非祥下也。陳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陳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陳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陳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陳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鼎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于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樽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充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

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聞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吊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為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穆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為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江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底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邾道光如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梵砌完好泉清且甜按圖經即此為其玉女井也其底以四柱屋俗市人妄為之爾公之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為東隣節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今卒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

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朔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朔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客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當曰。李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即退之也。然朔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奈退之文曰。兄在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儔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朔又嘗言曰。行己莫若是貴。此聞之于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朔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朔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第六

宋 長洲王楙著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言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茗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乖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取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氏安作昔無襦今五絳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茗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文為郎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為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大夫是椽蔡邕傳作大夫是加彼岵矣

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潛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揚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賊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捉我足小婢捉我襟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蒼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朔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荆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為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為文詠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疊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思顧下有霍嫖姚張籍詩曹將順策佐嫖姚為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麇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為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為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響略雜變並會雅

聲遠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為是音亦不為無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露盤

緗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為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為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茗谿漁隱曰玉直方詩話載鬼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

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月寒空暗曙幽夢絲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荅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自為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纂。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
嚙。久嫌弋者纂。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本作纂。
法言纂。宋衷注曰。纂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
碑曰。弋人何纂。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令我游冥冥。弋者何所纂。則用元字。梁肅四
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為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
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祟。尚書
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
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字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
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
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白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

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為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八。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謚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

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畜。祖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我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我儀二字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廣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義皆作蓼儀。而司隸魯岐碑又作蓼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倚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我義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子。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速之度兮。語乎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蹙。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為繼。漢人書災為蓄。正此音也。觀蓄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駢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抵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

言姓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穀梁以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為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隱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嘸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推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東晉賦。杜康唯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為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為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煇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瓊瓏登篋謝好箏。陳寵威粟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涓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滿坐唱歌容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

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作詩。則所謂瓊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饅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肖。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遵之實糗餌粉粢。鄭箋。今之糝。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若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饅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豈古人詩未用饅邪。